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四十回 小姜玉怒打墨龍 白氏女尋夫遇害

詩曰：古友尊三益，今人重萬金。乾坤無管鮑，何處是知心？

眾問官吩咐把吳聯頭髮分開，頂心果有一個頂記，吳聯也沒有話說了，自己閉口無言。

張三爺回了哈大人的住宅，那大爺先到了外書房，見了三爺請安，說：「哥哥，小弟自分手之後，時常想念，不知兄長在何處去了。小弟時常派人各處尋找，並不知你在哪裡。今日相見，真是三生有幸！」正說之際，姜玉自裡邊出來，說：「三叔，你老人家還好嗎？我在這裡給你老人家請安啦！大人與太太俱在裡邊坐著，叫我出來請你老人家。我今天才知道三叔作了官啦。」那大爺說：「三哥，咱們走吧。」廣太說：「姜玉，我今天瞧見你，我甚喜悅。來吧，先到裡邊去就了。」說著，到內院，一進上房，大人與太太甚是喜歡。」哈公說：「廣太，你的心胸甚好。四太太說：「廣太，你得有今日，我也喜歡。」說著，吩咐來人擺酒。三爺與那丹珠、大人與太太在一個桌上吃酒，說別後之事。三爺又叫姜玉說與報喜之人：「來這宅內報喜，不必去到河西務家內去。」大人又問廣太說：「你在上海跟我三年，你的餘資還有多少？」三爺說：「多蒙大人各處掛名，所有的進項俱皆未用。」哈公說：「我再給你五千銀子。」四太太說：「我給你一千銀子就是。」廣太叩謝。直吃到月上花梢，方才停杯罷盞，撤去殘桌，大家回歸自己屋內安歇。次日，大人帶廣太遞請訓折子，方才與他寫車僱跟人。天至平夕，外邊門上來報：「倭侯爺來拜張大人。」三爺出去一瞧，是顧煥章，說：「裡邊坐吧。」只因刑部堂官與派審之人，俱皆奏明瞭聖上，康熙佛爺降旨：把吳聯在萊市口凌遲示眾。顧煥章與國分優，欽賜倭剋金布靖遠侯爵。

倭侯爺謝恩，回到了達摩肅王府，一見王爺請安，提起張廣太在刑部之事，「我去拜拜，他是在哪裡住？」派下人去打聽在哪裡住。少時，回來稟報說：「住在史家衛衙門宅。」吩咐外邊人把車套上，要去拜張廣太。

到了哈宅門首，張廣太迎接出來，讓到裡邊書房落座。倭侯爺說：「我這一場官司，若非賢弟，含冤泉下矣！今朝我雖蒙聖恩，升為侯爵，也是老弟之功。」張三爺說：「我在外邊常聽說有一賽報應顧煥章，並不知為何人何如；今天得遇兄台，此乃三生有幸！」顧煥章說：「我蒙聖恩賞賜我靖遠侯，賜姓倭剋金布，我總感念弟台之恩。吾還有兩個拜弟，不知你知道不知？一名山東馬成龍，一名瘦馬馬夢太，俱在大將軍處隨營聽差。」三爺說：「這兩個我都認得。瘦馬是我師兄，山東馬是我的恩人，在大營內救過我，是我的口盟拜兄。倭侯爺說：「論起來，是自己弟兄了。張三兄弟，你不必外道，劣兄知道你是個英雄。你回家辦喜事，我還到你家中去哪。」說著，喝了幾碗茶，也就告辭。張廣太留吃晚飯，請那大爺作陪。三人喝的高興，煥章倭侯爺與三爺廣太二人口盟金蘭之好，情投意合，天晚倭侯爺回王府去了。

次日，廣太由部內庫上領了二千兩銀子，在都中拜了兩天客，起身到通州潞河驛站。有本汛守備胡忠孝早預備好了公館，留廣太住宿，一來是奉旨指婚的嬌容新親，二則胡爺要會會這位三爺。廣太留在公館，連二十多輛車，並帶姜玉等下人三十餘名，俱在通州住宿。

次日天明，胡爺陪著用了早飯，問：「三大人是坐車走？是坐船走？早路八十里，水路二百路程。」廣太說：「我走早路吧，一則一天就到；二則省得卸車裝船，往返奔馳。」遂吩咐外邊人預備起程。胡爺送出南門，就不送了。張三爺在路上想起離家當年之事，叫姜玉離河西務五六里打店。姜小爺頭前先下打店去了，眾人隨後行走。至日色西斜，離河西務六里之遙，大路上村莊有一個大店，請三大人入店歇息歇息。廣太用完了晚飯，吩咐姜玉找一身破衣服，自己明天訪兄長張廣聚，看他有手足情義無有。一夜無話。次日，三爺改扮，叫姜玉附耳，如此如此，自己穿一身破爛衣服，帶著有二百銅錢，直奔河西務去。方一進西村口，只見村中就不似先前樣式了，也有倒塌的房屋，也有新蓋起來的。正是：去日兒童皆長大，昔年親友半凋零。

人俱不認識了，真是：狐眠敗冢，兔走荒郊，盡是當年歌舞之地；露冷黃花，煙迷碧草，無非舊日征戰之場。榮辱何常，強弱安在？令人所思，好不灰心！迷則苦海如樂境，如水凝冰；悟則樂境如苦海，如冰流水。世事如潭中之雲影，月下之簫聲，風中之柳態，草際之煙光，半真半幻。是君子，對青天而懼，聞雷閃而不驚，遇平地而恐，涉風波而不畏。

閒言少敘。單表三爺順著大街望東而走，方到十字街，只見路東有一個茶館，南邊路東大門，北邊有天棚。自北邊來了一個挑青草之人，廣太細瞧，是他二哥張廣財。三爺心中一楞，暗想：「我自離家八九年的光景，家內也不知是如何的景況。」

書中再言，自廣太走後，他母親也是常問廣聚，大惡賊在老太太的跟前說：「我托人上北京城去找。」又說：「托人去在天津去找。」一天天的支日子，花費了些銀錢。逢年過節，老太太時常想念，不過是兒行千里母擔憂。後來過了有一年之久，張廣聚就起了謀奪家產之心，年節算帳以來，他在家中說：「賠了無數成本。」又過了一年，他說：「老太太，這事真不好辦，我給你老人家與二兄弟五百兩銀子，別跟著我受罪啦，死活我一個人抵帳。此時把家產盡絕，也不夠人家的。」

老太太與二爺搬家，在村北後買了草房三間，甚是整齊。無奈，二爺帶著自己之妻，搬在背後街，度這寒苦光陰。一年之後，所有的家中餘資，俱皆用完，一貧如洗。雖有二奶奶娘家，也是平常，父母死去，兄嫂雖說周濟，也不濟於事。到了臘月天，瑞雪紛紛，天寒地冷，屋內四壁皆空，一無所有。老太太說：「廣財，你到你大哥那裡，望他要幾十吊錢、幾十斤麵、幾斗米來，就說是老身我說的。」二爺一聽，也就出離了門首，直奔廣聚糧店。見張廣聚在那裡坐著，身穿青布皮襖，藍綢皮馬褂，緞棉鞋，口中叨著長桿煙袋，一見廣財進來，心中甚是不願意，說：「你作什麼來了？」二爺說：「我來是奉老太太之命，來叫你送幾十兩銀子、幾十斤麵、幾十斤米。」說著，眼淚汪汪，冷的渾身抖戰。張廣聚說：「你把老太太的錢都花了，你今天又來找我來了？這買賣是別人家的，我是給人家僱工，我家裡還有口人哪！一月間，我能掙多少錢？你還時常找我作什麼？今天你來了，我也不能空使你去，我給你二百錢吧，從此不許找我！」說著，叫徒弟拿二百錢，遞給廣財。廣財將錢拋於就地。張廣聚說：「好，你從此不許上門！自己要秉心胸，立志氣，發財致富，就對得起哥哥。」